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孝景　漢紀

帝崩

文景養天下厚矣稽諸仲尼之告冉有者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曰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爲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較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譖用私誅申屠嘉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乃考益相遼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爲克遵

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孝武　漢紀

董仲舒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湯既黜夏命纘禹服云纘禹服則盡改桀之事可知矣武王既克商則政由舊言政由舊則盡反紂之政可知矣然則漢得天下宜盡變秦之所爲而有革有因焉故賈生言於前董相言於後皆謂秦俗至今猶在也夫秦之所爲無一可法者革其半因其半則莠必害稼紫必奪朱其末流餘習不及爲所勝者幾希矣昔者周宣承厲王之後親則父子也尚不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齊桓公[illegible]揚先君之失以倡管仲雖非純於孝者然皆

未嘗敢以厲王與襄公爲是猶欲繼而述之義尊宗廟重社稷不得私其親暱是乃聖賢之達孝天下之公義也又況朝代殊異如漢於秦者乎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董相治公羊學故其所言於武帝者本公羊之旨考諸三王而不謬施於後世而可行者也

又曰秦以貪狠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

誅名者若曰爲子而孝爲吏而廉是也察實者有孝之行有廉之事是也治其名而不務其實是教之造僞飾詐故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惟利是趨無復羞耻則何所不至矣其所以致此者以爲善者未必賞犯惡者未必刑

此乃誅名而不察實之效也人材二端善與惡而已矣善有小大惡有微著其分在義利之趨其究爲忠孝亂賊之極秦於此而紊其賞刑斯所以不得忠孝之助而自賂亂賊之禍與彼其所以不賞善不刑惡者其出於李斯趙高之謀乎斯勸呂政焚詩書殺學士人人習法以吏自爲高勸二世盡除故臣誅忠力者而立無節行之人收舉遺民之貧賤者而富貴之其好惡取舍如此爲善者安所得賞爲惡者何自被刑哉彼非憒然愚也其意以謂人負材德者不肯苟祿利爲我用也用則必言其過不若引庸謬鬬茸急利祿易制指者惟我所使是自安之計也其心既如此所引用者又如此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舉咸豎而是矣嗚呼以李斯佐秦有兼天下之功而趙

高於胡亥有難太子泣已爲帝者德莫與抗若循是而行
尚不能戴其元以歸地下又況祖其餘策如李林甫盧杞
之流而欲保其所有吁其愚哉吁其愚哉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
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
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
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
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
人莫善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
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
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至後魏崔

亮爲銓選法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爲典常廉耻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材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於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皆仲舒啟之

讖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言周時有之横議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聖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以當皇爲是者害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讖與

奇衺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仁義禮智之術皆迷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以人而爲夷狄爲禽獸而不自覺其非乃自於教人爲詭爲非爲奇衺爲利口爲橫議反以此名歸於忠謀正諫之士而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慘刻從橫於秦及六國可謂奇衺利口而橫議矣秦及六國亡不旋踵漢興未知革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隆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滅息民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能及雖孔臧兄弟辭三公之貴乞世家學綱紀古訓較其所益亦弗逮也嗚呼其百世之師歟

御史大夫趙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

安車駟馬以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業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力行者學士大夫尚難之何况人主然賢士大夫必躬踐而不以辭采爲先賢主必身教而不以辯口爲尚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申公爲議明堂而至對既不合又留魯邸而議巡狩律歷服色事夫豈力行之急務哉其不逮穆生又可見於此矣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夫紀災異者欲以警乎有國之君也而爲之說者必著其行事之應則聞之者足以戒矣若乃附會文致而不要諸

贅文以言於殺戮矣道諸之前幾何而不類夫縱風止燎者若建元六年秋八月之長星是也班固曰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其生長兵間與之終始且蚩尤之旗見於建元六年之秋而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之春相距蓋七年其間未取河北築朔方也上即位之四年始因東甌告急興出虎符乃遣使發兵會稽未至閩越解去後三年閩越擊南越始大發兵遣兩將出未踰領閩越誅郢遂罷元光二年上之在位也九年矣初用王恢計發兵三十餘萬出馬邑欲致匈奴與之戰匈奴覺而去漢兵亦罷此二役者皆未嘗接戰殺傷也六年開西南夷道不通夷數反然後士卒死者

其眾盡自武帝用兵於是始稱勞敝明年乃致齊胡矣太子屢而是奮於築朔方通月支伐匈奴北華瑕求身毒開西域皆在此後師行歲三十年死者誠不可勝數而謂戾太子生長兵間則非常賢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至於子弟何獨不然漢武窮兵黷武殺人之父兄子弟多矣其事好還宜子孫之及也必引蚩尤以爲喻者則未免乎言之舛也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至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齊小白晉重耳假之之徒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

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遠以爲武或志尚佛釋或希慕神仙雖清汙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必不足以止民行以無本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欲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帝命王恢將兵三十萬匿馬邑旁谷中以誘致匈奴匈奴覺而去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數敗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爲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廉不勝遇覆者廉不敗

汲黯守淮陽十歲卒

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爲東海太守其爲謁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爲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之徒相繼爰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其有以哉

張湯奏顏異爲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始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來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爲非加之罪辭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愛人

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不言不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嗚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諂諛也況立法以詔之乎

張湯被誅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爲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始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不肖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

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豈非黄帝之德遠非堯所能過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處己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發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有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踈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佑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析所利害而去就之者也

上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既高將略又出衛霍之右曾不
得苴茅之賞而欒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爲
比晚節棄逐願爲中郎將出入禁闥竟不可得而公孫卿
爲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纔數十年見其覆車而躬蹈
前轍鄉者慕用儒術之志益以荒矣故資冀過人而有所
惑者未易可解此乃學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
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苦惡價貴或強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
式
漢以貲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
學志爲公卿而恥於入貲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獻

匈奴且自言不願爲官天子賢之拜爲郎擢爲齊相又願
與習舟者舊擊南越天子又賢之册賜田十頃以風天下
未幾遂轉爲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
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爲三公其取償於上者豈
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
桑洪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
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爲則天下
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
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上式者不必責其買
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以公孫賀爲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
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宰相人臣所願爲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之不敢以輔佐爲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爲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使賀也爲相盡忠竭其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李陵軍敗降匈奴

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姦詐以

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爲兵而
族陵家陵償單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
負略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
山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道不知
地利邪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命中目匈奴
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
殺一匈奴無亦太言之過與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爲將道家
所忌然曾不知呂望秉旄仗節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
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上以法制馭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盗賊羣起
所爲立君者爲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
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驕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

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若薙草者錢鎛耰鋤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君上而寛如天覆然民何至於爲盜哉

戾太子反

武帝爲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大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太子疎莫親於妻子而有疎遠之形此一失也寵姬三人各生子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寛厚上嫌其不類已用法大臣皆不悅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充既敗趙太子矣帝悅其才而用之充乃舉劾東宮家使帝益信任之而忘其敗趙之事此四失也建太子必以正

人為之師傅開客乃令自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也蘇文譖太子與宮人戲不爲覈實遂增太子宮人文遂結黨轉加譖諸此六失也縱方士女巫入宮掖咨祝詛之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爲使者此八失也春秋既問意忌盡疑左右爲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此十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既不忍忿忿斬充炙胡猶可身之甘泉庶幾見察方且發中廐車載戰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爲少傅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枉丞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眞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不幸也世宗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

信方士之說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數自譏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滿其殘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變驚望思之痛悔哉

上見羣臣自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勇也已矣然人之壯也猶可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振勵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鼓舞倦

終而能盡知昔日往悖之事深自悔悟一切更改雖云不敏而去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衍愆與化俱徂無可係執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歎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己仁遜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立弗陵為太子賜其母鉤弋夫人死左右曰且立其子而去其母何也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

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春秋之於哀姜是也鉤弋夫人未聞其罪以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

廟貴在大臣鈞弌雖欲竊位驕恣烏乎而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呂后為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孝昭　漢紀

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皆莫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雋不疑言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聵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繼

未嘗絕也蒯聵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
當黜奚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夫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
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蒯聵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
秋孚齊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
而遽議未精矣又況與戾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
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有之其位亦不得有
矧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
刑不當誤引聖經爲證使世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
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歸至京師拜典屬國

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爲布衣用
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

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詞處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豈直卜儁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具臣設不與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稱與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議誚亦不虛得矣

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孝昭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為可乎文景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赭衣蔽路羣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況宗廟社稷存亡之大計乎然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然後爲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於父之道者謂親喪所當自盡者也於之爲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喪三年依近慕思不必變焉可謂孝矣豈指父道而言哉然則曾子所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爲難能之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孟莊子之未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爲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曾子稱其難也難云者猶聖人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固不必以不改爲孝也夫姦臣貪秕政利己恐君變之則刼以繼志述事而指更改爲不忠者必引孔子曾子之言蓋講之者未明耳武王以聖繼聖故中庸美其善繼文王之志而述文王之事若宣王承厲王之烈而以繼述爲心則宣王又將流于彘而加甚矣是故昭帝之

職於先政之害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稔禍患以喪敗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啓告於前賢良文學對詔於後雖大將軍久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從故能於海內耗虛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孝宣　漢紀

蔡義相

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專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纔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武帝所識拔既廢立在手志意遂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欲敞蔽之嗜

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爲是故少憚也歟夫有所畏則
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何其二心哉
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公卿議立后皆心擬霍光女上立許倢伃爲后光以后父廣
漢刑人不宜君國久之封昌成君
嗚呼霍氏覆宗之禍終始以許后也歟宣帝側微已娶許
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屬光女不
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
廣漢則知其惱許后之立也妻顯邪謀蓋奮於此光謂廣
漢刑人不可君國獨不念皇曾孫之嘗坐郡邸獄爲罪人
耶不忌如此宣帝內不能善豈一日之積哉

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先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冨貴榮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少即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擁昭立宣制斷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興自閭閻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況昏權怙勢又復五年使人主蓄怒朝臣積怨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

者猶將十世是宥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詔曰孝武皇帝廟樂未稱其令羣臣議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之功而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大不道下獄

君之於臣有師之者有友之者有使之事我者事我者不得其素猶可自言況友之若乎諫諍禁闥腹心耳目諡帝玉切磋琢磨之友也一言之違一行之非皆當矯而正之豈但從諛唯諾以順爲正而已乎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曰予辟爾勿辟予宥爾勿宥惟厥中歷考聖帝明王未嘗自是其云爲使人不得議也是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以非議詔書劾夏侯勝蓋猶襲亡秦之遺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微夏侯

勝以死守義則阿諛之小忠勝而蹇諤之大節虧矣宣帝
雖不從其言而終賢之亦善補過者也
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會有告諸醫無狀
者顯恐以告光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
猶豫不忍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女入宮
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為惡也猶豫吉德乎有
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為善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
卒陷於惡惜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況后之於帝為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
黨惡者顯毒殺許后而光陰庇之不忍舉覺是與聞乎弒
矣弒天下之母其罪云何手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
一主妻毒皇后而署衍勿論上浸之勢不大迫乎辱即納

女遂登至尊向者不封許廣漢其効又見於此矣顧且猶豫於發覺無乃本心欲將宣帝已久耶史稱光沈靜詳審而不審乃爾豈非富貴生不仁乎可不戒哉

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所諱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弑許后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爲外舅父母專制內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勢甚孤咎徵著見山石崩城郭壞壓殺人民覆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光不戒於宜靜而動之理夫地不能終動與天健同也其動爲反常逆氣臣道不寧之象不既甚乎離權去位凋落

災寵貴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鉗結使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其族屬婚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衍投毒之禍而顯禹雲山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爲難況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擒縱在手孝宣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霍光薨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

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死生一理耳謂死而加以不當用之禮爲無害則生而賜以黃屋左纛亦可乎謂死者

無知正使與之警蹕彼亦不能出入也則又何必加以黄腸題湊乘輿服用乎霍禹山雲生僭亂之心則亦以見其父孕捽容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啓之也昔周王惜王章以非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孫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不取法於是哉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効其賜爵關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而卒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質其言者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史既知其妄而不

追貶王成詔書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揔覈名實之政其庇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寵蔽君上之姦術也爲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況四海九州之大乎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忠赤莫爲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爲此爲閑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外舍而奏圖空求卑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絶則曰無事可言賢材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

逸侈之諺頌太平玩心娛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百古不易之道也

霍氏誅反事覺坐誅滅者數十家

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興不自躬顯禹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勳爲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憾光多矣有三大惡焉豈爲驂乘之負芒戟斥許廣漢謂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也署衍勿論三也斯三罪者衍事尤甚后而可毒於君何難帝所爲虛已斂容下之已甚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矣宗族誅夷光則自取雖然光當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正其

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勳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弑君謀反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塞無可譏矣

立皇考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故帝王咸師焉非師其言也師其道也其道非他也人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以其處常盡變無不當故也舍聖人不法而憑私臆決或取裁於流俗腐儒之口以過厚爲是則未有臻其當者若爲人後者之事是已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不爲其父母降則是二本覆載之內動植之衆未有二本物也故既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

其父母降其猶以父母名之敢問何說也曰此所謂不以詞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若叔父叔母隆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聖人制禮立法雖原人情而裁以至公爲人後者舍其父母而號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曰父母或有匿情之私不致一於所後者焉故別其號降其服以裁之號呼於口服表於身則情當稱乎內矣號隆而服重與號殺而服輕而情各不稱焉則父子以僞交而孝慈之理亂矣宣帝初詔爲故太子議謚置園邑歲時祠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竊詳有司之言首尾皆是也而中有

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所問故太子未及安皇孫王夫人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安名中特稱親爲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與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疎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疎之也以其不得於言則知其不契於理旣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稱謂旣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恭文昭昭然矣至稱謂旣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illegible]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然而人主私

心不自克也往往違禮以爲孝有司採其不自克也拂往獻佞以爲忠夫宣帝之微寒臣知之矣是以申言之而悼園迄上尊號正名曰考而立廟焉非惟向者丞相以下上奏嗣昭帝後爲虛文假使宣帝無子立宗室子爲後見其致隆於所生心必不以爲是然則有司所謂宣帝所行是棄之也乎以啓後來冷褒段猶等謟邪之奏而師丹傅喜之正議不伸於是朱博公引悼考立廟故事以惑亂哀帝舍仲尼孟子不用流害益遠雖以文章名世公忠許國之士亦不能自脫於僻遣之見可勝惜哉

趙廣漢以私怨殺人有上書告之事下丞相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婢以此脅之丞相按之愈急論下廣漢獄吏民守闕號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

賢材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
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
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爲漢家愛材從百
姓之願或削爲士伍或免爲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
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既懲其忿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
度豈不稱其位哉

上欲擊匈奴魏相曰今風俗薄惡水旱不時今年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此而不憂乃欲報纖芥之忿於遠
夷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止

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
蕭牆之憂眞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
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

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肯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飛動悉指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爲也因以自見輔佐之績前古一律其視此相以爲如何嗚呼風俗薄惡率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思嗚呼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丙吉封博陽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徒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讎睚眦必報者快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爲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太晚乎霍光既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

家他人雖有撫視舊恩誰敢出氣又況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爲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力羈紲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若誠有恭分辯不嘵嘵自明惟恐祿之弗及也此曹遇魯宋家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爲何如人耶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遂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許之

以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爲榮以知足知止免於危殆爲賢此皆非君子之高致姑以別於世俗之中士則可耳

而疏廣甘心以是自居何也況皇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
未立必留傅之以須日就之功不亦善乎白此疏廣所以
加人數等而古今昧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年既十
二則非幼童以帝王子孫所稟固異於人其資質志趣已
可槩見以同齒齔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牘之
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
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薄也一爲恭顯傾
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爲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菽
麥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
中又可其奏嗚呼其愚暗無能爲至此是則其瞶瞶有
素疏廣瞷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
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能誦其辭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

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此豈淺學之所能及哉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跡層者焉苟以知止斷層者淺之乎知

層矣

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信任中書

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

召以法律為詩書又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以傳子孫上以為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

寬饒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寬饒吏寬饒自剄

寬饒之死坐怨謗與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詞也坐欲禪與

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耳人臣非喪心疾惑安

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

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

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豈宣帝之為人帝悉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堂斷國論此言胡為至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況言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按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聞而為延壽所持上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得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曰車服侍衛者僭逾制又取官銅候月食鑄刀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徭役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坐不道棄市

揚子雲以韓馮翊愬蕭望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

之是見其一偏而遂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指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罪於法者其爲潁川黃覇因之而大治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爲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繇之罪乎而加以弃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楊惲既失爵位作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或曰侯罪薄有功當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有上書告之章下廷尉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如此而

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廣漢剛直之士若刈草菅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冤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為當乎不當乎以為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為不當則定國嘗奏惲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事雖陳迹千有餘歲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耳

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

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顯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淺深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以貫之雖成功巍巍與天地並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抑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儔乎其所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之與碔砆不可同年而語也而謂王霸無異可乎不

知覇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其尊仲尼者亦從人云爾而尊之耳非眞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覇同途豈春秋之旨哉以此自爲故得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者故有鯀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人君以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其子以慾惑不嫁姑姉妹而曰古之聖王率由此也其將不爲悖道之病耶

鳳凰集新蔡

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凰何爲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雹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蓋楊韓四良

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魏相以爲大故者不論他年也然則世雖安治亦多姦逆不得稱太平决矣鳳皇表太平之瑞也何爲而至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養百姓不與兵革親致康阜其心自喜必有窺見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鳳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嘗以鶡爲神爵而神爵年號非有他異焉乃爲鳳皇而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鶡爲神爵神爵爲鳳凰則鳳凰羣集非鶡而何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使有鳳尚不足貴況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笑爲後世自欺者之戒也或曰攙歸外家自王鳳始殆天以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孝元　漢紀

以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遂委以政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爲恭顯所譖帝之失也

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世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傚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疏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況如元帝闇愚懦弱者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加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然則昌若不爲之愈哉

復以周堪爲光祿大夫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皆决於顯

周堪與蕭太傅輔帝初政至是三已三仕可謂仁乎曰忠

矣不知其仁也仁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元帝愚未嘗明柔未嘗強即位雖久猶夫人也堪雖忠直至是不聞規改之益眷眷高位又希得見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假賊爲鄉導豈其年老病眊志不帥氣耶何其晚節之不競也若堪而仁當望之飲酖之後稱疾告致爲臣而去可也

石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爲郎其分固淺遽陳考功法帝雖嚮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爲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此又丞相御史當股肱心膂之任者尚不敢易言房安能以立談而辨耶又況元帝庸懦非可仗者房一不察並蕭

望之之戮區區以口舌巖求難乎免於盛成指之死矣房學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户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每道所對上語於人致石顯之言得入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言災異常中既去朝占曰涌水出道人當逐死已而不果遂涌房知不免矣猶上疏以趙高斥石顯冀上還已是不自信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務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此則易之道也

甘延壽陳湯以斬郅支功賜爵爲侯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劉向以爲可封三人者皆名儒而議何異望之所

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當賞耳而無以破匡衡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之遺意也向指爲刀筆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勞不可以爲後法不開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爲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

厚報之未晚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

孝成　　漢紀

丞相御史奏石顯過惡顯免官徙歸故郡憂懣而死司隷校尉王尊奏丞相衡御史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然羣下多是尊者

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奏白行罰無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譏衡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則非也自顯居中書殺蕭望之戮張猛誅京房髡陳咸百官仄目一迹其視孝元猶虛器耳衡譚奏之以警

上心豈可謂爲尊臣卑君乎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劾之於後固賢於終不劾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拔本少伸天下之憤衡譚居位亦必塞責矣當時羣下多是尊者愚竊非尊之言未見其是也

封五舅爲侯逾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博士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高祖約非功臣不侯今外戚無功而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優詔不許

成帝以天變爲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以消之歟則諫大夫博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盍可其奏諸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既無所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不告乎其自取之矣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

武帝置宦官于內庭昭宣元三世因而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蓋易動哉至是一旦廢罷如觸燕巢天子不以為疑羣臣不以為非何其用力之省也政歸元舅勢隆外家故有轉石之功而無拔山之難爾惜乎其不出於成帝也故凡政事之舉措廢興不出於朝廷公議而出於權臣則其舉措廢興雖皆盡善亦不徒然必有以也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上書曰尊治京兆前所稱有今御史奏尊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建書正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不如章飾文深詆皆得無罪惟明主參

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以尊爲徐州刺史
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朝廷所行與清議協斯則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位尊任重當爲天子進賢退不肖使卿大夫各稱其職而張忠備聽丞輔之言誣奏材能之尹丞相不與辨諫大夫不與明使王尊吞聲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老公乘興愾不平之心采衆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析奏章之詆欺則一時闕政終莫更改爲國之累豈小小哉三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而漢朝容納不加訕上之誅是誠美政然既復用王尊拜爲刺史而張忠挾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呼此非王鳳之責歟且三老之言有可取者下關後世不止一時所謂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乍賢乍佞是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朝臣則名譽假
借聲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愛之者不懲於不稱俄
而弃遂則叢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用又再舉
再逐又再毀至于三四而未已也不幾於戲乎此不義者
一也忌很當朝不樂成人之美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讜獲
罪者不與以是名必更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
為譏為邪為比附為異意為歸怨於君父為徼利於後來
為陰有中傷為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
二也甲不幸罹咎禍乙為之白之則併乙而罪以為結黨
附下以拄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冤尚許雪過
公卿大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嘿一得吐恐人君開悟
誣罔失利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

在上又心服矣

劾上卽位拜張禹爲光祿大夫與王鳳並領尚書事禹不自

安數乞骸以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至是拜相封安昌侯

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爲進者

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

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効則

商之死宜矣然位爲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

有請也

京兆尹王章數言王鳳誣罔不忠天子感寤曰君試爲朕求

可者章奏中山孝王舅馮野王可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

乞骸詞旨甚哀上不忍廢復詔起鳳而使尚書劾章阿附諸

侯下獄死

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讜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發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傷然若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盡代鳳若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後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上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令而後何所遵信矣敢納忠矣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王譚薨上悔不使譚輔政

母家用事自漢興迄西京之季以至於士異甚矣嗣世之君不監前轍而必蹈之如出一轍是何也人君不學不知其祖之義也有天下者親九族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葛藟之詩所爲刺而仲尼有取焉者也念母孝矣爲人後於

嬰氏以慰其母心孝之廣矣然不止乎禮義而比父族無
厚累祖宗之天下而畀之使宗廟不祀又焉得為孝乎兩
漢賢母后纔三四人而生亂召禍者始終以之產祿之際
大業幾墜成帝寧不聞耶而崇貴諸舅如不足已死者尚
以不使與政為憾至使賊莽談笑而盜神器其原自乎念
母可不慎哉戊申之亂形已見成托之疑語而歸咎自
母而上由堯而來母懷愛也何代無之若可致隆加於父
族則舜文之德有闕矣然尊祖之敬人治之大者也
君其可忽諸

永始元年九月黑龍見東萊

文帝前十四年公孫臣上言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丞相
張蒼謂漢得水德臣言非是罷之明年春黃龍見成紀帝

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夫五德之說始於齊威宣之時鄒衍著論始皇采用其說自為水德其言不見於經也公孫臣之言亦偶中耳至是黑龍見則其應云何或載先賢言五德之運亦有此理以漢多河患唐無水災決之殆亦若終始託於黃帝之類非先賢之言也孔子定詩書言禮樂作春秋載治國平天下之理無不備者五運所係若如鄒衍之言亦豈細事而聖人顧略之哉

初帝用臣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異之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自貴禹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

專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嗣詔有司復立自是上好鬼神方士多得幸者谷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凡言奇怪鬼神及僊人不死之事皆詐僞欺罔惟陛下拒絶此類毋令姦人窺朝上善其言

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群神群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祭矣漢興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

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
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
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溺實秘書其所舊
習今玆種祠長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奉詳
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
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
神怪罔以非類以求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是有所
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京房以災異爲王氏所致上問張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幼弱
恐爲王氏所怨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諸侯相殺夷狄侵中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夫子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
子貢不得聞也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愚學

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願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爲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爲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此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主者乎况

遜言之中老敢倡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戕賊一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朱雲上書乞斬張禹帝大怒將殺雲辛慶忌叩頭切諫乃赦之

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由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新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固欲不亡得乎哉

帝無子以弟之子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上以太子既奉大宗

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入謝上左遷玄

太子趙玄之議出入私情之常也成帝閻崇之決禮與制義之公也自成帝而上至于三代入繼者亦多矣何至紛紛如此之甚哉聖王之教素明在下祗若惟義是比私情邪見無自而入焉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及王者之迹息天下競逐於物欲舍義趨利不奪不饜子爲此至於弒父臣爲此至於弒君當是時而責爲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其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夫父父子子人道所由立也立法如此天下之爲父子者何由

劉向言於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

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爲禮樂惟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彼庠序之群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益趨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太學弟子少於是增爲三千人

仲尼天縱大聖雖不得位然其至誠之孚不言之教風動而雨潤日烜而雷震者自非至愚無解孰不尊而敬之苟

微有知識固將束修執贄而在弟子之列也仲尼豈養而
來之哉元聖厄窮固無養人之資設有以養而後能教亦
烏足以見人之心悅而誠服歟不可與有天下國家者比
有天下國家則有養賢才之具矣故夏曰校商曰序周曰
庠此古之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表式於
下以明習人倫爲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
多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好燕樂孔光等則亂
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
何以太學爲哉

劉向卒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
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益優於原也

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讜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則褊介悻直偈揭然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擬効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孝哀　一　漢紀

劉歆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以爲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觀義以尊

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開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撓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固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其言之多舛也歆貪覦利而不端學該博而不正方之董仲舒豈直相什百之遠哉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武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不宜毀制可

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探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天

子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知
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
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
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為
孝乎

丞相御史劾奏大司馬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
道請免為庶人上曰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

姦人之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不正若公道不出
乎朝清議不本乎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召是歸之已推非
歸之人不能見幾者以為誠然也哀帝不勝私情有違大
義寧負成帝不忘定陶冷褒段猶董宏之媚說是從而孔
光傅喜師丹之正諫不用於是王莽為大司馬先奏高昌

稱引去泰誹謗聖朝收按內令撤去幄座以抑藩妾至於
避位乞骸罷政歸第復被奏劾遂遣就國於是公卿大夫
多以莽爲是而天下多以王氏爲冤凡哀帝即位于茲二
年莽他未有建明獨惓惓定陶一事毋黜不悔在國五年
歲暴日隆復執大柄於是用名儒平冤獄治誣告黜諸人
以濟其私革漢爲新自此始矣斯乃哀帝行乖禮義積失
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哀帝抑制小孝不負大宗
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正人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雖十
莽將何取噫此爲來世之永監矣

上令大司馬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意出門拜謁送迎甚謹
不敢以鈞敵之禮 上聞之喜

孔光以經學爲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

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今乃降虧貶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忝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主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道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漢以為榮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宇戰師荒外服前代之所不能服臣昔人之所不能臣以為一時駿功自偉其伐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無古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南內不相欺玩亦可以少殺疲弊之恥而伸侵侮之意也然兵行餘二十年卒不得如志至于

宣元成平無意乎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盛儀單于執國珍尊寵帶稱臣奉謁稽首而朝是則武帝平生所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本遠條枝葉尚茂而蕭生心腹根幹將顛矣于是時縱使九夷八蠻罔不扶服闕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邇圖其慮深矣

孝平　漢紀

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復遣之

莽之事無足言矣然尚有後人所不能及者彭宣耻與並列乞骸而去繇免就國申屠剛破其抑絕衛氏幾罷歸田

里孫寶但其稱頌功德纔坐免官而已逮龔勝邴漢辭位又皆優禮而遣之未嘗更諷司隸鞫劾加以他罪而重流放也逮德下衰險微愈甚曾莽之不若亦可悲矣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常隔絕之長子宇懼禍與師吳章議章以莽不可諫可懼以變怪乃夜持血洒莽第門吏覺發之莽殺宇腰斬章章弟子千餘人獨云敞抱尸歸葬之

漢儒以假借母家以至於亡歸政衛氏與不歸政非漢之所以存亡耳吳章之見亦拙矣借欲諫莽獨無經典可據理義可陳乃欲爲變怪以驚懼之其僻陋如此不知章之

所以爲名儒致弟子千人者以何道乎章之教宇禍矣哉

之事章可爲弟子法也

莽起明堂辟廱靈臺

明堂辟廱靈臺雖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為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欲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饗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王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

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靈臺則孟子與詩言之白矣獨辟廱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靈臺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鏞簴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廱而已辟君也廱和也古人用字通而不拘鄭康成解雝雖在宮爲辟廱之廱故知廱與雝同人君有和德則天地萬物應之矣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者亦若此而已王制紀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頖宮未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戒京師亦無緣

遂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則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於漢文時諸儒剌經而作然則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廱取則於此是周時辟廱又異乎養士之庠若有兩太學者必不然矣

孔光說

王莽篡漢雖人主失柄姦計得立然始終成就之者孔光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知莽造飾偽行內懷姦心而舉以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文武二柄悉以授之一罪也受莽尊崇賞及其子壻傳道意旨一一奉承上奏於朝莽白行之

二罪也稱莽功德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廟三罪也莽弃納女爲后光卒大臣卜筮乃言卦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舜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輟訟而退方之文王虞芮之事太告天下光乃稱疾避位乞無片言五罪也廷臣名重無如光者光尚如此誰復敢違致莽晏然不降階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澗矣光以烈君當漢元特力辭相位遠識高風不忝聖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當年後世咸以名儒歸之顧稱其謙恭畏慎削藁不泄以爲盛德是猶愛鈍刀之不傷手而不責其無斷蛟斷蛇之利也其何用乎

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世亦惟莽何能致百姓譽已如是之衆也曰民雖愚而神雖神而愚以其神也故不可強以其愚也故亦可誘莽人知其可誘也於是遣八使巡行名曰覽觀風俗所上書者[illegible][illegible]至矣而不知民之不可強也兵甲四集社鬼不祀而誘民之詐窮矣

莽奏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讀史至此者莫不嗤莽之造僞而笑之矣以獄訟屏置他舍而曰獄空縱遣劫殺之徒而曰無盜賊餓莩滿野縣邑比虛而不以聞報恐太平之世未免有此是口笑莽所爲而身履其事渝胥於莽而不自知亦獨何哉

莽始建國元年策命孺子爲安定公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

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也言也然而弒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第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弒逆之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羣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崇等及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奏進封攝皇帝子孫爲公侯者又羣臣也列奏示即眞之漸者又羣臣也莽位既定忠讜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羣爲乎愚故纘而出之以爲世戒云

以大鴻臚府爲安定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

甚矣莽之愚也其孩弄當世則自以爲智矣天下未有無君之時使嬰也長大一無所知不足㕓慮獨無他人乎前四年詔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則漢室宗支可謂衆矣若天命在漢此十餘萬人可盡殺耶縱可盡殺天下未有無君之時惟天未嘗無日也安能逆閉其塗而我常爲之嗚呼莽之愚其以吕攸爲師者乎

莽曰古者什一而稅則國治民安暴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置奴婢與牛馬同闌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與九族敢非聖制投諸四裔

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視民以

民猶在乎己故均地利以子民不尊其秦加以公卿諸侯
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乎
有餘年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
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未有以異於秦也夫自為兼并則
何以使民之不兼并又況莽賊盜有神器據府庫之盛
猶未廢是多為術數以罔民財顧欲行唐虞三代分土之義
民之良法是桀能施仁而跖可責禮讓也不亦遠乎天下
田而以己姓包之曰王田其心為如何民以為如何雖然井
田萬世之良法不可因莽而指為不可行也如謂賣買奴婢與
牛馬同闌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是亦仁政所當先者猶
不可以陽虎而廢仁富之說也
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辭曰今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誑其言不強致

行可危也言亦可危也危者高也言可孫也行不可孫也孫者卑也可以高言而卑下之是爲謟也而孫非謟也可以孫言而高大之是爲亢也而危非亢也若薛方者其危行而孫言者歟故君子稱其明而譏子雲之不獲其去也或曰然則子雲美新之作阿衡之比非孫者歟曰其行當危而不危則其孫也亦不能中節矣班固乃謂清節之士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彼方絜已遺汙矯正羣俗其有補於名教多矣何名爲無益於人耶

揚雄卒

子雲賢者也而有可議者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荅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

近將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此一事也易須四聖人而後備畫之足矣恐世之未達也則有文言大象小象繫辭之作上下千餘年聖人不得已也太玄則艱深其語以擬周易而無補於易千有餘年學者廢而不講此二事也雄之言曰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觀雷觀火為盈為實蓋以數知事也先與董賢同官後又臣事王莽亟勉遲留至有美新之文投閣之耻何其憯然不智耶是三者乃雄學行之大節而可指如此或者乃疑孟子而尊子雲孟子蓋如青天白日無可疑者而乃疑焉則其尊子雲者蓋亦不能識子雲也其淺近豈不有甚矣夫

道士西門君惠謂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秀謀刼莽事泄秀涉自殺

劉歆博極羣書先知讖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冀以應之豈非董子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耶既羽翼賊莽華漢爲新又與莽通婚富貴兼極乃欲圖莽以遂其志人而如此亦犬彘不食其餘者矣先儒謂周禮非全經乃六國陰謀之書欲以亡秦而歆又補綴附會以成之凡莽所以勞弊精神困苦天下征財斂怨泥古召亡者此書之用十居六七而歆當國師之號則知莽受教而爲之也總歆行事是謂漢之亂臣向之賊子而前史顧以父子與同品之何其昧於輕重之甚哉

更始諸將攻王莽殺之誅戮尤等

莽之臣無足云者就其間擇之惟唐林公孫祿桓譚鄧惲貴興附況數人而嚴尤其最也人孰不有才用其才之爲

難功不能尋人能得所事之爲貴尤也材氣不羣聲昏驗而不見庸卒以誅死惜哉此數人者不能自燃而失身於莽也評尤者曰豈不知莽之必喪獨裴回而安待焚矣賁尤不當仕莽可也既已立乎其朝貴爲將相乃欲臨難以身自免是重罪也故范升說王邑馮衍說廉丹意欲使之圖莽者二人不從寧爲莽死蓋與尤同意也因是而論莽乃聖人之於仁如水之濕火之熱雖欲不如是不可得已所謂利仁而行者則異乎上智矣所謂假仁而行者則異乎中人矣小白重耳假之深者也王莽假之淺者也莽始者折節砥行以厲言正色矯行直道交結賢俊招引聲譽捲四父而出其右視漢庭如無人焉未聞有見幾君子逆照其姦者也及排斥定陶先罷歸第次遣就國離權失

柄在莽五年外雖竊名由乃追悔比得復用於是改前日
所爲忤恨者誅傷比周者登進專爲身計惟恐失之浸及
異謀終於更覆本末前後幾類二人貪利無厭至於篡奪
禍不盈眦臭遺萬年自古亂臣賊子共由一轍終不戒也
悲夫或謂莽既得天下諸侯賓服四夷不侵英雄豪傑潛
伏未奮若能因漢制度持循弗失一切安靜不爲紛擾亦
何愧於逆取而順守者則天下固且爲王氏有矣曰逆取
順守者先儒失言無是道也湯武之事孔子固曰順乎天
而應乎人何名爲逆哉既曰取之或可以逆則亂臣賊子
弑父與君自古以來何爲必討而不赦哉況莽全用詐謀
誑耀海内下則欺人上則欺天以此得意一時若又求保
長世不罹禍敗是無天理矣

大司馬秀収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仄子自安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勝負誠未可必諸將既或與之關通則不顧蕭王之捷者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此亦且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乃抉人陰私搜剔記疏稍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琰楊訓者方之世祖得失為如何

蕭王徇河内太守韓歆降

光武既出如白日東升有目者可以覩矣歆不降何待然爲

更始守要害郡初不陳詞布義有去就進退之文金鼓一傳即遂屈服身與城守莫繫重輕光武雖得河内心亦薄其為人矣于後致位三公諉歲饑凶指天晝地不能動聽以至自殺其有以夫若鮑永則異乎此矣

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僅得免歸保范陽初軍敗或言王已歿衆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

光武將兵至是三年矣破尋邑斬王郎盡有河北反為一賊所敗其失云何在乘勝輕進也夫城守而開門者雖有百萬之衆不敢入行師而遇伏者雖有韓白之將不敢過狃於戰勝忽敵而追之鮮有不敗者此趙充國所以徐行[illegible][illegible]之老將持重無知此也然則王遂散兵歸保范陽

何也曰此光武所以善敗也始因輕進以挫吾銳旋即臨形以張敵心此賊之所以可滅也方軍中不見王也吳漢曰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嗚呼使臨必忌衆如李存勗輩聞此言漢必不免矣

世祖光武　漢紀

諸將因請上尊號王未許會有奉亦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復請王乃即位

光武舉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縯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即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

然後決討乎王莽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然以為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然求情覈實纔減其一而王梁竟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宛人卓茂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氏曰光武初即位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說耿況矣所到不虜掠馮異以此下潁

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劉陟官吏能否
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反仄以
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
此破散矣況觀建武政事咸有恩而無數此所以光復舊
物耳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
吏遂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觀矣如漢高
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終身
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鼖鼓柷敔笙鏞相
與應和則簫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鮪所善岑彭往說之鮪曰
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
深不敢降彭還白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若降官爵

可該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乃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李軼朱鮪同殺劉縯光武以計誅軼而赦鮪封侯何也初更始信諸將言疑縯軼遂與新貴合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及更始陳兵收劉稷鮪勸并縯殺之而鮪自陳大司徒遇害時與其謀是則軼之可怨重於鮪也光武既誅軼則亦可以釋怨矣使無軼而鮪獨害縯者光武處之當不若是也

封功臣梁侯鄧禹等

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無與二更始稱帝尋授以兵光武遂自雒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曲然親非有里閈之恩師友之分疎非有游談之助援手之先也蕭王之至鄴鄧禹杖策追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戶牖

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纔一將兵入關
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
無敢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時
勸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
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
當其材能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
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
以小大是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
過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
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可無愧矣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
也今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古之王國皆以無道帝言是也夫開以地多而亡者則有中否焉先王分土三等自百里而殺柄制輕重足以有邦小則與賦甲兵亦能自守大則禮樂征伐不得僭行自唐虞迄三代襲為成法漢初既不能復光武再造宜稽古以有為因丁恭之言詳立善制而又率意所欲苟簡建置且是時以功勳錫茅土豈皆有道之人耶土宇既廣所入既厚蕃而不溢詎克臻茲故聖王之法必關盛衰焉

帝以陰貴人性寬仁欲立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不肯當乃立郭氏為皇后子彊為太子

陰氏之納本帝所屬心郭氏之為夫人蓋不得已耳況陰氏又在先耶陰氏雖以郭氏有子而讓帝原初心論先取

賞有德思不得已之意而立陰氏郭亦何由生怨而他日
廢立之端息矣光武明略善鮮遺策而獨誤於此惜哉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曰
我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以待後一人兼
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歸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
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而去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
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
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
更蓄忿欲手刃之逮至帝前猶云鬬殊無責己訓敕不
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然豈可與廉將軍班

也而後先以曲直曉之使復之討論[illegible]會[illegible]之[illegible]
激發則无善矣
焉援謂而常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齊全以會
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人焉離世絕俗無一可者
有是理乎行之而義亦孤介一隅之言耳設有人焉和光
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義亦委隨苟合之人
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
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
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
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古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
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

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捻於衆所常談未嘗
深考仲尼之微旨不足怪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大司徒侯覇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以政事
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
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辭出投劾而去
凡人致位公卿例鮮以薦進人才為事其有能旁招遠取
列于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
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為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
位斯足矣吾固無求於爾爾亦默默不必強聒于我也寧
復有諮詢之意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為辟士之
法明士之從召者非必皆為利祿也其所以警動多矣

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至京師

美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以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先君子有言自古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胄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篤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立能召齊王田横於海島之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倨見大將軍青至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庭伏而不謁或

使者稱疾不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詆上求高之奏帝不
以爲然卒從所志夫此三君內平四海外讋百蠻可謂英
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强楚而不行於四
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粵而不行於汲黯光
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
光周黨王良王成惟公孫述獨能行之述招聘李業之流
怒其不至或刼以兵或飲以酖或滅其妻子類若最能行
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
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
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先
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子陵謂聖賢遇合蓋自有時
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足爲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

忠言嘉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雖爲
良故人發此言其所蔵亦衆矣惜乎史失其名其賢矣哉
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戶口耗少而官吏尚
繁其令省減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亂之爲言治也治民之亂也堯舜及三代令王
與後世仁明之主未有不由斯道者惟不知所職無意乎
民則疾痛究苦不以關心又爲虐政暴賦以殘之其弊固
多而尤甚於不爲官擇人也以讀書干祿者設科場以官
人以爲子孫計者許任子以官人以胥史積勞而官人以
推廣恩寵而官人以入貲粟而官人以納交貴勢而官人
以聚斂而用猛克者以不欲聞過而用諂諛者以快怨讎

而用誂語者以樂攻戰而用殺伐者以好遊畋苑囿而用
提給者以務爲燕婁而用闒茸猥瑣罷軟不勝任者於其間又
隨人欲以奉親養疾婚嫁生理便不便爲請者雖此十餘條其
何所爲耶臣以爲民耶其爲身耶儻曰爲民則此十條民所甚
病儻曰爲身則稽之經訓驗之往事凡爲是者未有不爲致盜以召
亂者然則豈可不深致意於斯以此十餘條之人俾爲守令行
勸課農桑蕃息百姓之政猶食饗之禮姑設太羹元酒以
爲不忘本始之義觀而厭飫飽足者自繫乎窮口腹之欲
備游燕之奉豈爲禮哉故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
之數亦加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并召土崩之禍光武初
起苦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
負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

欲增修文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爲之論也

日有食之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日食有常度光武豈不知也而仰其識見深自抑損行人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乎常人之情鮮不誇己進大縱不自形於言聞人譽之亦終不惡也所以然者非內不足則識量狹爾豈不思過情之譽於我何加今夫斥松爲撰

賤之過矣然於私則無損崇猶爲盜聞稱之過矣然於猶則
無益故君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伊尹周公人
臣之師上有大志者固以是自期也然人謂我曰子伊尹
也周公也則赧然而辭之歟抑偃然而居之歟赧然而辭
者其心未爲不仁也偃然而居之則羞惡之心亡矣夫伊
周聖人也而我冒之以自張亦嘗以彼所行而參諸己耶
果天民之先覺耶果有動罔不吉之德耶果能格其君縱
欲之放耶一夫不獲果如己納之溝耶厥后未爲堯舜心
果愧恥耶果能多才多藝而不驕不吝耶果能吐哺握髮
以承天下之士耶果能思兼三王憂其不合耶果能膺戎
狄逐羣象以寧百姓耶果能制禮作樂攷度量而天下大
服耶反求諸己苟一物不稱則伊尹周公之名非我所敢

當與其如王莽以周公況己不若霍光不聞有伊尹之爲質也輔弼大臣誠明此道則能交修君德使君亦不自聖欲天下平治不可得矣不然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人所以譏𧟰周之君臣歟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貫三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君習則不至乃多修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曰聖說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豈聆聞熟見而羞爲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條己格天超出百王之表可爲後世法矣

帝與鄭興議郊祀欲以讖斷之興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非讖耶興惶恐曰臣未之學無所非也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斷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爽致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取王者父天故奉天于陽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爲者但承秦之後古禮散亡漢家舊章又因莽叛則宜詔學士大夫考古定制奉以周旋若讖何爲哉讖何爲哉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放詰責遽出孫言君子非之

諸將大破公孫述帝欲其降詔諭之曰今若自詣則宗族可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光武於叛亂劇賊或自擊滅或命將討平之文誥之詞鮮矣惟待隴蜀二方曲盡誠意當其垂亡尚須詔諭非畧述執迷不返亦不窮竭兵力必禽之也光武真長者哉

功臣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略地善戰鬬自名者既偃甲兵是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卓茂之徒則皆公輔之器宜為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闕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為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班焉況以百

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爲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嘗受尚書乎

大司徒韓歆好直諫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帝怒免歸田里復遣使責之歆自殺

歆爲大臣面折庭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若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位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變亂爲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其大全也且在位三十三年

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密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歆斥
相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呂太后而已雖衆美盛多
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爲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爲善也是
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大司徒來歙坐前守汝南臧罪千餘萬下獄歙世受尚書
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竟死獄中

學貴乎行也歙爲二千石而有贓千餘萬不知世授尚書
傳而習之者在書一篇何等也汙行莫重乎竊賄國法莫
嚴乎主贓故歙雖八世爲博士諸生求哀者數千人而帝
終不赦歙誠不足恤所以深警乎有位非不恕也

懷縣李子春孫殺人懷令欲殺子春趙孝公良寢疾上臨視
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善願乞其命上不可良薨帝追思

良乃貰子春

昔武帝既許隆慮主入錢千萬豫贖其子死罪已而恐上無以見高帝而下負萬民遂食其言斷則斷矣而若初以曉主不爲輕諾之無譏乎孔子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光武臨之故拒叔父良之請而卒子春竟得免死者其係殺人非昭平君殺傅之比也處事若此何善之如

帝置酒樂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用柔道行之

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温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

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卑陬阿諂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武爲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旣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以屈衆智東征西討得隴望蜀寰宇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則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追促致日月失行下飾詐僞朱浮以此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隸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以王莽罔密爲戒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情性旣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羣盜僭王邪僭號芳步鄭蜀隴蜀不賓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爲人所禽戮幾希夫過剛固非全德然君而不剛則失馭臣之柄或蠹

拱御成無所可否或重違其意諷勉順從或爲宴樂聲色玩好所移而不復省察或爲強大形勢利害所脅而不敢進退陽剛方屯正當取法乾健乃又從而諷以光武柔克之事尚謂吾君恭己撝謙爲不足也亦以異乎朱浮鄭興陳元獻替之忠矣

張純朱浮奏議禮爲人後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戴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穆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建武二年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明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是

張純朱浮戴涉請除四親廟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乃詔祀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守令長侍祠此光武中興之廟制也夫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竊漢祚既絕光武帝平禍亂奮然崛起師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朗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蓋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耶寡聞之謬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直哀還擧恭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illegible]柴豈可遂而不守哉

[illegible]后廢太子彊不自安數懇上願備藩國詔曰春秋之義立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

諱久遠之其以彊為東海王陽為皇太子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仲
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黜者謂失德之甚者也父子天
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
則如義方何曰可廢者謂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
未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於絕也郭后寵衰怨懟亦婦人
之常態而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是焉黜而廢
之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二姓
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
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若於義故
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
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太子舅陰興禮賢好士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與張汜杜禽厚善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世以是稱其忠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惟克治私心務契公理者能之君子而從事此道其可以為世宰衡司人主黜陟賞罰之柄矣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欺為邪為盜為亂時所鄙棄猥瑣惡賤者莫不得愛而富貴尊榮之憎而不知其善則為賢為智為忠為直衆所推稱俊特英發者莫不惡憎而貧賤僇辱之天下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惟其人愛憎用舍是繫若愛憎如此雖伊尹周公無救亂亡之禍況為[illegible]與貴戚也茲事則百世之師也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廢稱疾不朝強起之為司徒

篤乃止

以官有常職論之皇后廢與非宮傳所當知以事君之義言之天子以失愛而廢后雖具僚猶當諫之況母愛則子抱母傾則卵覆此張湛所以身居羽翼之任當郭后之廢即不欲仕歟然則不諫何也度光武之意不復肯回也稱疾去宜不以三公攻其義張湛有焉

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之叩頭火即滅後守弘農虎負子渡河帝異之拜光祿勳問何德而致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曰長者之言命書之

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爲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爲必可致則妖推而近誣以爲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爲精誠所致

者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哉若人

武陵蠻叛馬援請討之帝愍其老未許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遂遣之

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見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鋤先零守隴西塞漠平交趾勳勞數掌亦既勤止固非尸祿素餐無報效者然年齒衰暮旅力既愆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爲乎卒使讒言得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初馬援在交趾還書誡其子弟曰杜季良豪俠好義吾不願汝曹效之效而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季良者杜保也與梁

松竇固善會有言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馬援萬里還書以誡子弟而松固與之交結扇其輕僞敗亂諸夏帝責松固二人叩頭流血得不罪保坐免官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有兩道可入耿舒欲從充道援欲進壺頭上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不得進會暑甚士卒多死援亦病舒歸罪於援奏援逗留失利上使梁松乘驛責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之上大怒追收援印綬援妻孥皇懼不敢以喪還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

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

樂生惡死者人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可益死不可免故也或者欲益生而免死所以亂於禮也漢世天子即位豫建陵廟唐已不能及矣光武幸南陽宗戚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慎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永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上問誰可傅太子者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宜用天下之賢材帝稱善即拜佚以為太傅桓榮為少傅

張佚之對述疏廣之意耳謂太子當師友天下英俊則可

矣而陰識句賢愚也惟賢是用不以親發麥置衆正豈不
尤善桓榮亦受經飾行之士知道則不也是亦夏侯勝
之徒歟勝曰士患不明經苟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榮
陳其印綬車馬誇示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嗚呼明
經而取青紫稽古而得印綬自兩漢名儒已爲此言聖門
大學曾無識者舍此從彼流弊益深可勝嘆哉

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九之後會命岱宗乃召梁
松等按讖文言九世當封禪凡三十六事於是東巡扈燎祭
天于泰山下南方羣臣從用樂如南郊事畢御輦登山更衣
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
訖再拜下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
北郊故事

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為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寧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

善於許懸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邦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讖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王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卽已徹洽此四失也勑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黍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

倫而學問不足也或曰何以逆料王檢之為祈求永年曰以改元曰中元則知之雖曰景帝嘗歟然景帝後有後元亦可驗其不以終事為諱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送興之詔即已大異韵徵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夫元一也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既已始矣不可又始也既已生矣不可又生也人君之元即天地之元謂始元初元中元後元者皆不識元也不識元則不能體仁猶曰始仁初仁中仁後仁則可乎不能體仁則於長人之道率而中者有矣其不中者又可勝數耶

帝信讖文用以決疑桓譚諫曰先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無怪誕也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子貢不得聞況後世

之儒今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可不遠哉帝大怒曰非聖者無法當斬譚叩頭流血久乃解貶六安郡丞道病卒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一介交際之一言加帚於箕之儀捧袂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僞設土苴粃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韓愈謂軻死不得其傳信矣桓譚以此曉世主冝其言之不入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可以當聖之名皐陶稷契伊傅顏孟之徒抑其次也讖書不出於此十數君子張衡以謂出於哀平之世虛僞之徒要世取資者也而光

武方以聖尊之且欲斬戮正士莫大之惑可爲來世之永監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